



京腔原味的校园王朔

难以抵挡的幽默 痛彻心扉的感动



爱情是个 懒 东西

张楠 著



敬告读者：本书内容纯属虚构，
与现实生活无关。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张楠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是个懒东西/张楠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1

(柠檬树系列)

ISBN 7-5313-2880-1

I. 爱…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0823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shoutianshu@126.com

青春爱情坊 E-mail: azhu@vip.sina.com

鞍山市天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寿天舒	责任校对: 江 鸟
特约编辑: 陈吉秀	绘 画: 北鲲卡通
装帧设计: 马寄萍	beikun@126.com 13082443535

定价: 1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别一种生存方式

我总倾向于，读一篇小说，就是在读另一种生活方式。无论这种生活方式是被忠实记录的、被艺术加工的，还是被纯粹虚拟的。在这个一切犹如游丝和网一般线索散布的世界之中，到最后一切都会被联系起来，并且被抒写。于是这个生活状态犹如一个庞大的画框，最后浑然天成。

很多人也许会有这种想法。那也许只因为，我们尝试过的生活方式太少。

与张楠见面是2004年夏天的上海福州路。作为上海几个顶级路痴之一的我拿着手机跌跌撞撞地被指引进了上海书城对面的一个茶馆，并且看到了张楠和另一位与我要好的编辑。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我听着她用纯正而明亮的北方口音说了很多有趣的话，并且为我们同为德国队球迷而庆幸握手。

后来张楠回到北方。半年之内，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到2004年的冬天我看到了这个小说。张楠说：爱情是个懒东西。

这是一种全新的，至少是我未曾经历，也不曾阅读过的生活状态。曾经有一些迹象使我相信，这部小说叙述的故事，我可以猜知端倪，但是某些细节和行走方向又让我发觉，这与以往的阅读体验不同。到最后，似是而非的一切还未被完全澄清，而叙述已经结束。那个引我们走路的人把门关在了身后，把我们留在了门外。

我想也许我们该更谨慎地去倾听，这个小说是一个世界的缩影，记录下了一个人明快畅晓的所知和所语。这样更容易，也更简洁。这是我喜欢的方式。尤其是在这样的冬天，我像一只冬眠的狗熊一样，因为懒和闷，只想听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来了，而且其中的一些点，是足以切中人心绪的。

所有的故事和经历，到最后都会有一些触类旁通的点，可以切中你心脆弱的一点。就像庖丁的刀，会切中牛骨头之间那一点游刃有余的空隙。

但是我不敢多说话，我只是想安静地匍匐在冬天里，读这样一个别人的故事，别一种生存方式，不敢下断语。毕竟我才二十一岁，还不是很懂得什么是爱情。

张佳玮

[1] 千万别管我叫淑女

我叫顾湘，某一个三伏天的凌晨生于北方一个以重工业闻名全国的大城市，并且在那里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在蹉跎了十七年青春岁月之后带着我爸我妈结婚时用的红皮箱到了北京。

我在十九岁这一年遇到了一个叫杨思北的人，他有个妹妹叫杨念南，我说杨思北你爸你妈这不是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儿明目张胆地同床异梦吗？一个思北一个念南的。杨思北说我说话不经大脑，舌头一转就把人骂得体无完肤。

我和杨思北是横看竖看都不像一对儿，因为我是学理的，毕业以后正儿八经的一 IT 混混，人家杨思北是学文的，国贸系正儿八经的高材生，配谁也不应该配我这种柴禾妞。

所以吧，我俩就真不是一对儿。大二时候我的男朋友是虫子，杨思北的女朋友是洛阳姑娘姚洛——瞅这名儿，跟我的名儿一样没创意，我妈是湖南的我就叫顾湘，我妈要是黑龙江的我还叫顾黑了呢！

姚洛是中央音乐学院正儿八经的歌唱家，往杨思北身边儿

一站那叫一个小鸟依人，有时候我瞅着都嫉妒。

杨思北头回把姚洛往我跟前儿带的时候瞅着他大姑娘似的羞答答的模样，我白了他一眼，说：“说吧，怎么勾搭上的？”

杨思北大感在姚洛面前丢了他君子的面子，急忙解释说：“她就这样儿，说话没遮拦。”

当时虫子也在场，所以当我跟虫子分手之后的一天我漫不经心地对虫子说“我喜欢的人是杨思北”的时候，虫子差点儿当场气绝身亡。

虫子是我若干个月以前的男朋友，算下来，我跟他分手超过二十个月了，应该算完全划清界限了，所以不怕流言蜚语影响我的清白声誉。虫子是个南方人，白白净净的脸上一丁点儿多余的东西都没有，不像我，一脸都是蹉跎岁月。当年我跟虫子谈恋爱的时候就琢磨着怎么把他那皮肤拿过来换我脸上，可到现在我也没琢磨出来。

我大学时代差不多都交代在虫子手上了。大一下学期认识他，经过若干个月的交流之后确定恋爱关系，这么一恋就是两年。到了大四上学期，虫子忽然对我宣布他觉得我缺少女性的温柔，所以他决定让我重新投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历练历练，他自己则重新选择一个符合他标准的女孩做女朋友。就这么着，我和虫子分手了，虫子并没单身，他在我之后的女朋友是他高中时代的女友——真是“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啊，没想到谈恋爱也有这般道理。

我跟虫子分手那天心情极其郁闷，在我们学校的机房里狂



上网，QQ上遇见了一个网名叫“洗脸”的男生。我抓到这个人就是一顿诉苦，搜肠刮肚地把苦水都吐给他了。他说：“你头回谈恋爱吧？”我说是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一般头一回失恋的人都这样。”我在QQ上跟洗脸郁闷了半天，谈到专业的时候，他说他是学经济的，“在理工学经济真没劲！”

我一听来劲了，“你是理工的？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吧。”

“我凭什么啊我？！你哪儿的啊？我请你吃饭你来得了吗？”

我双手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废什么话啊你？！既然让你请我就肯定吃得了，你请不请吧？”

洗脸在那头也来劲了，“我请！你来我就请，有种就上理工南门外头的网吧找我来。你站大门口喊‘洗脸’，我就出来了。”

“行，你说的啊，给我等着！”我关了QQ，扭头跟等我机器的杜宵说：“我还没交钱呢，你帮我跟那阿姨说一声，我先走了。”我趁看机房的老师不在拎包就跑，暂时性地拖欠了两块钱的上机费。

天已经开始冷了，我戴着手套手还冻得直发硬。我的自行车已经破得连偷车贼都不屑一顾。南门离机房才多大远点儿道儿啊，打个喷嚏的工夫就到了。我刚失恋，心情不好，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儿都能干出来。于是，我站在网吧门口，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大喊：“洗一脸！”

这么一嗓子，屋子人都瞅着我，就是没人搭理我。于是我锲而不舍地又把音调加高了八度：“洗——脸！！！”这回有人搭理我了，从角落里站起来一个穿黑色羊毛衫的男生，一只耳

爱情是个懒东西

朵上还挂着耳机，一脸莫名惊诧地望着我，眼睛瞪得圆圆的。

我走过去，推了他一把：“杨思北你有毛病吧？闲着没事儿你装什么纯情啊？还‘洗脸’呢？！”

杨思北慌忙摘下耳机，把自己的东西胡乱塞进书包，拿起衣服拉起我就走。

“你赶集呀？跑那么快干吗？”跑到门外，我甩开杨思北的手，“别拉着我，男女授受不亲啊！”

杨思北终于停下脚步，有些气喘吁吁地站在原地望着我，“怎么是你啊？我还以为是外地哪个小丫头逗我呢！”

我拍了拍袖子上杨思北拉过的地方，“多新鲜哪？你头天认识我啊？你上九系打听打听去，就我这‘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的脾气，有人不知道吗？”

还没等杨思北说话呢，他身后冒出来一个人，吓得我一个趔趄，“你是学计算机的？不像啊！”

我瞪着眼睛看着那个忽然之间从杨思北肩膀上钻出来的人，“您哪位啊？”

那人没理我这茬儿，口沫横飞地跟我比划着说：“你说你好好一IT精英，失的哪门子恋啊？我跟你说，就你们这样的，天上掉下来一块板儿砖砸你脑门儿上，那得一砸一板儿砖学问。干吗不好非失恋啊？你说是不是？”此人一口纯正的京腔，一听就是那种极为典型的北京男生——要贫嘴都不带经过大脑的。“哎，你认识一叫杜宵的吗？70972的。”

一开始我还纳闷这人怎么会对我们学校这么熟悉，以为是

杨思北告诉他的，后来他一说这话我才弄明白，敢情是杜宵那大喇叭说出去的。“啊？你认识杜宵啊？怪不得你对我们学校那么熟悉呢，敢情是那大喇叭告诉你的啊！”

此人大感知音难求，一个劲儿地笑，“对对，没错，你们理工机械系都让这家伙给搅和了！我跟丫是高中同学啊，没想到他的本质让你给看出来，难得，难得啊！哎，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我摆摆手，“一个学校的，还不说认识就认识了？”其实，我认识杜宵的过程说起来比较衰。那时候大二，我上食堂给我们寝室的两个女生一起打饭，一共是六两。我拿着饭盒刷了卡，跟人家说我要六两饭，打饭的小伙子以为听错了，又问了一遍，还没等我说话站我身后的杜宵就说：“她说要六两，您没见过能吃的女生怎么的？赶紧的啊，我们这儿都饿着呢！”那嗓门叫一个大啊，好些人都听见了。我回头狠狠瞪了他一眼，从此把他列为我的阶级敌人。后来我俩又在食堂遇见，他主动说要请我吃饭道歉，看在红烧排骨的份儿上，我原谅他了。

杨思北一瞧，我马上就要和来人称兄道弟歃血为盟的架势，赶紧打断我俩说：“顾湘，这位是交大电子系的大才子高明哲。”

杨思北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杜宵老跟我说他有一特好的哥儿们在交大，能说会道写得一手漂亮文章，还说如果不是我有男朋友了就说什么也要介绍给我当男朋友。这人说不准就是高明哲吧？想到这儿我问高明哲：“你写过一篇小说叫《白石桥路上的爱情》？”

高明哲张着嘴巴看着我，“你看过啊？”

我捂着嘴巴一顿笑，“敢情杜宵说的大才子就是你啊？！他把你描述得跟唐伯虎似的，我还以为你多玉树临风英俊潇洒呢。”

高明哲严肃地说：“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吧？我真没见过你这样的女生，怎么见头一面儿就寒碜人哪？”

我继续笑，“是，是见头一面儿，可咱俩也算早就认识了。我听杜宵讲过好些你的事儿啊。你答应请我吃饭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今儿一起还上吧。”

“我怎么就答应你请你吃饭了我？”

我收起笑，“你也去北大‘一塌糊涂’玩儿吧？在那儿你叫‘十塌不糊涂’是吧？在那儿你跟一个叫‘袜子’的小丫头相处甚欢，没错吧？”

高明哲点头。

我上去推了他一把，“我就是袜子啊，你真傻还是装傻啊？我这么说你都没看出来！”

高明哲于是恍然大悟，“靠，你就是袜子啊？！哪儿那么巧啊？这不是拿我开涮吧！”

杨思北一脸同情地拍了拍高明哲右边的肩膀，做劳苦大众被欺压状，“明哲，今儿顾湘失恋了，你完了。”

我在饭桌上知道了杨思北跟高明哲兄弟一般的情感；他们之间的桥梁是杜宵，而他们的这种情感开始于大三。高明哲说杨思北是个不折不扣的读书人，往那儿一摆，就觉着这人跟什



么流行歌曲摇滚乐全都不挨边儿，除了书，你就想不出来这人还跟什么有关系。我严重同意高明哲这种贴切至极的说法——杨思北身上的书生气实在是太重了。

高明哲还挺认真地瞅了瞅我，之后说：“要不是我老早认识你，还真能以为你是个淑女，瞧瞧你那小样儿，文质彬彬、阳光灿烂吧。”

杨思北开始笑，笑得嘴角差点儿咧到耳朵上，“你说她是淑女？还不如骂她白痴让她痛快。”

我白了他们俩一眼，“今儿我失恋啊，谁也别惹我，谁惹我我踢谁！”

[2] 甩你没商量

其实，除了这次分手之外，虫子真的没有一丁点儿对不起我的地方，跟他谈恋爱这两年，我基本上属于那种极端幸福的人。虫子是挺典型的南方男生，比较细心，比较逆来顺受，对我的要求从来都是百依百顺，而且照顾我照顾得非常周到。要说这人就是不能惯，我这一身的毛病纯属让虫子惯出来的，结果到了后来还是他自个儿受不了，撒手离开我了，弄得我郁闷得不行。

但虫子并未对我提起他又和他从前的女朋友和好的事，我是无意当中发现这件事的。于是我觉得我被虫子欺骗了，我觉得虫子背叛了我。

那天跟虫子分手之后，我很难过，跑到机房去上网，想翻开 YAHOO 相册看我跟虫子以前的照片，结果发现我的照片全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好些我没见过的单人照和合影。我认出来，那是虫子高中时代的女朋友。我当时那个心情，简直是灰暗透了，我觉着全世界没有比我再惨的人了，男朋友不喜欢我了，结果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这就好像两口子要离婚，结



果女的发现家里的女主人换了大门门锁也换了的时候，才从丈夫口中知道要离婚的念头，是不是惨点儿啊？

我还是老能想起大一那会儿虫子特腼腆特不好意思地端着饭盆站在我身边问我：“我能坐吗？”那样儿真挺天真挺纯情挺可爱的。

我记得我对虫子最初的印象就是俩字：干净。他可真是干净，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他特爱穿白衣服，北京灰尘多大啊，可我从来没见过虫子的白衣服脏过。我爱上虫子也特简单，那天他穿着一件深蓝色套头T恤，纯白的休闲裤，外加一副近视眼镜，站在我们楼下傻乎乎地等我出来，我一眼见到就爱上他了。丰菱总说虫子就是追我追得太容易了，所以才不珍惜的。“我当初就告诉你，让你好好折腾折腾他再答应，结果你可倒好，仨月不到就投降了，真给我丢人。你瞧，栽跟头了不是？让你不听話！”丰菱指着我的鼻子说这话不是一回两回了，我都听习惯了，《大话西游》里头那唐僧的嘴都没她这么勤快。

我也不愿意搭理丰菱，要不然我就拽着她好好掰扯掰扯她和杜宵那点儿折腾了四五年的破事儿了，就是因为是好朋友，我不忍心戳她的伤疤。她可好，一天到晚就嫌我受伤受得还不够多，真受不了她。

丰菱睡我下铺，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摇晃着我们的床逼着我给她讲故事哄她睡觉，丰菱的理由是：“顾湘最会编故事了，什么故事到她嘴里就让人爱听。”其实才不是，她之所以缠着我

是因为我们寝室别人都不爱搭理她这种毫无道理的要求，她睡我下铺，也只有我拿她摇晃床铺的这一招没辙。我们寝室的人都特同情我，说我这辈子遇上丰菱简直就是遇上对手了。

说起我跟虫子谈恋爱，比我跟杜宵认识还有意思。其实我跟虫子熟悉起来全都是因为学习。那会儿我们在专教上自习，我是还没甩下高三养成的良好习惯，每天晚上都复习功课，可虫子不是，他有好多东西都不懂。我那时候就奇怪，他为什么跑去学理科——他那个物理和数学真叫一个烂啊，烂得我都惊讶他是怎么用那么高的分数从湖北考来北京的。大一上学期期末考试，腼腆的虫子因为我有北方女孩特有的豪爽的不拘小节的乐于助人的伟大性格，而频频向我请教高数物理习题，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虫子看我的眼神开始有了变化。

其实我是个没耐心的人，要不然我也不能从小在教师世家长大而到了高考的时候死活不肯听爷爷的话考首师大。我教虫子也没耐心，主要是因为他性子比较慢，领会东西也比较慢，常常是我说了两遍他还没反应，在那边傻想。可虫子一直对我千恩万谢的，还老请我吃饭。大一下学期开学，还从他湖北老家带来若干土特产被我们寝室的人一扫而空。

虫子不会打篮球不会踢足球也没有其他的爱好，就是喜欢电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对电脑基本上属于一窍不通，可虫子已经开始在网上某个 BBS 混得有头有脸的了。后来我跟虫子渐渐熟悉还没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就带我去学校的机房，在一群人噼里啪啦打红警帝国、更大一群人在专心致志地打 MUD 的



时候,教会我如何使用IE,如何注册电子信箱,如何收发 E-mail。那会儿我的平均打字速度是一分钟五个,还累得要命。虫子帮我注册了我的第一个电子信箱,263 的,用户名是 guxiang,密码是我的生日:800606。

这些东西是我无论如何都忘不掉的,虫子是我的初恋,我想以后的日子里,就算是我爱得翻江倒海义无反顾,也不会忘记虫子对我的种种。也许我记得的都是虫子的好,那些不快和苦涩,都被我藏起来,藏得很深很深。

刚跟虫子分手那阵子,常常跟高明哲混在一起,反正他跟杜宵和杨思北都是哥儿们,本来就总是来理工蹭饭蹭电脑。只不过那段时间他来理工不找杜宵他们改找我罢了。

我的神出鬼没引起了丰菱的极大怀疑,问我是不是在跟虫子分手之前就已经有了游猎目标,于是,有一天我把丰菱拉到窗口,指着站在楼下等我的高明哲给她看,“你别告诉我你不认识他啊,我可不相信!”

丰菱仔细看了看,做恍然大悟状,“这不高明哲吗?你行啊,杜宵的兄弟你也泡?”

“去你的!”我推了丰菱一把,“你嘴里有没有好话啊?怎么我就泡他了?失恋了就不能交朋友了?怎么我认识个男的就说我泡人家啊?那我还说你一劲儿地泡杜宵呢,你承认不承认?”我这么一说,丰菱不言语了,自己端了饭盆下楼吃饭,不搭理我了。

丰菱跟杜宵的那感情才叫一个真正的“剪不断,理还乱”,

一句半句的根本说不清楚。大体来讲，就是丰菱痴恋杜宵N年，而杜宵对丰菱也不是没感觉，只不过两人谁都不说。丰菱傻等杜宵表白，从来没找过男朋友，而杜宵却在丰菱痴恋他这N年里换了N个女朋友，到头来还是不肯对丰菱说自己喜欢她。

我跟高明哲熟悉以后，曾经问过他，杜宵到底怎么想的，高明哲只是摇头，“说不清楚，一句两句的真说不清楚。”

我就拉着他问：“那你就说十句八句啊，谁也没不让你说，你别不说啊。”

高明哲还是摇头，嗯嗯啊啊牙疼似的敷衍我。

这事儿我没揪着杨思北问是因为杨思北的嘴像是被杜宵设了密码似的那么严实，我一万多次的尝试均宣告无功而返，我本来是个没耐心的，于是算了。

大四的时候课很少，这满足了我懒得找逃课理由的惰性思维，得以每天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听高明哲胡说八道。高明哲说我不是好学生，大三他刚在网上认识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整天逃课。我说我年年拿奖学金，最次也是二等的，咱这叫智商高，跟是不是好学生没关系。高明哲就撇嘴，说：“学生会干部哪个不拿奖学金哪？欺负人没上过大学是怎么的？”其实高明哲也没完全说错，我要不是学生会干部，也就真不见得每年都能拿到那么多奖学金。唉，大家都是实在兄弟，也都穷过，行个方便也是应该的。

虫子自打跟我分手以后变得越发神龙见首不见尾，号称整天躲起来在写毕业论文，可我知道，他是在利用一切高科技手



段跟他青梅竹马的小女朋友增进感情。没人知道虫子到底为了什么跟我分手，真正的原因只有我知道，我谁都没告诉。恐怕虫子到现在也不知道当初我一早儿就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要不然他也不能总是冠冕堂皇地跟我说：“你呀，那些脾气得改一改，要不然人家挺好的小伙子又得让你给吓跑了。”每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特虚伪，可我这人比较善良，就一直也没揭穿他。

人一到了大四就容易犯癫，可能是让找工作之类的事儿烦得脑袋大了，那会儿我们朋友圈子里不停地传出谁和谁分手谁和谁好上了、谁和谁好上了又分了、谁和谁分开了又好了，我听着都闹腾。看我，分开了连面儿都不见了，恐怕虫子连我长什么样儿都忘得差不多了。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挺悲凉的，好端端的初恋就这么交代了，他还不是为了旧爱，了结了新欢，把我甩了。真郁闷，我可真够衰的。

杜宵打大三去上海兜了一圈儿之后就立誓要考研考到上海去，还就认准同济了。我纳闷呢，杜宵学习成绩不错啊，考交大应该没什么问题，干吗非盯着同济啊？结果杜宵一句话差点儿让我被自己的口水噎死。他说：“那回我上同济兜了一圈儿，靠，那儿的女生太漂亮了。”

杜宵这话我没敢跟丰菱说，丰菱要是知道了肯定得发一顿脾气，我还得哄，犯不上。我只跟丰菱说杜宵打算考研考到上海去，丰菱就说她也跟着去上海，就算考不过去找工作也找过去。